



朱德同志在湖南

朱德同志在湘南

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长沙

4AR43/09

朱德同志在湘南

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印张：5

统一书号：10109·1077 定价：0.49元

说 明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在潮汕战败，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余部转至湘粤赣边境一带，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武装斗争，传播革命火种。在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的鼓舞下，朱德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初在湘南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年关暴动，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革命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随即率部奔上井冈山，与毛主席胜利会师。

朱德同志曾三次到湘南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第二次，一九二八年元月至四月底；第三次，一九二八年七月中旬至九月底。本书收集的三十二个故事是按上述时间顺序排列的。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

一九七八年六月

目 录

“老伙头”的故事·····	(1)
送马·····	(6)
赠匾·····	(10)
智取宜章·····	(14)
琦石暴动·····	(21)
解放堡城·····	(26)
“我们都是一家人”·····	(31)
鱼水情长·····	(35)
收编王光佑农军·····	(41)
坪石歼许匪·····	(49)
痛打“出窝狼”·····	(54)
打虎牵羊·····	(59)
在朱德同志身边·····	(66)
保卫革命政权·····	(69)
百战新师惊贼胆·····	(73)
退敌·····	(82)
智歼顽敌·····	(90)
两碗饭的故事·····	(98)

关怀.....	(100)
敖河怒吼.....	(104)
枪走火以后.....	(109)
八床被子.....	(112)
宜阳解危.....	(115)
在一户贫农家里.....	(117)
巧除叛徒.....	(121)
八一纪念会.....	(125)
“珠滴草”的传说.....	(128)
一件衣服.....	(132)
为民除害.....	(135)
幸福的会见.....	(139)
一支农民暴动队伍的成长.....	(144)
朱军长亲手播火种.....	(151)

“老伙头”的故事

半个世纪以来，在我们湘南地区，人们广泛传颂着一个“老伙头”的故事。无论你在酷热的夏日或严寒的冬天，在月亮下，在火塘旁，……你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以崇敬而又亲切的神态，用生动而又风趣的语言，精神矍铄地叙述着这个故事。你听着听着，“老伙头”的形象，就会深深印在你的心中。

这个“老伙头”就是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

在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同志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处处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与战士们同温暖，共凉热。他一到宿营地，便将围裙往腰上一系，忙着帮助炊事员淘米、洗菜、挑水、烧火……没有半点“官”架子。所以，敌人到处要抓他，却抓不到他；敌人遇到朱德，却抓不到朱德。朱德同志在哪里呢？他在战士之中。下面叙述的是在汝城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

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军在广东三河坝分兵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一支起义军队伍，艰苦转战于粤闽湘赣边区，于十一月初到达江西崇义，并在上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就在这时，蒋桂战争打起来了，各地大小军阀也转入了这场混战。为了利用军阀的矛盾，朱德同志决定带领一支小部队与滇军军阀范石生谈判，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并计划走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道路，深入湘南，组织农民暴动。

十一月的一天，晨曦薄雾中，一支五十多人的英雄小部队，

从江西上堡圩出发，穿过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向汝城方向挺进。

部队进入汝城境内的濠头圩时，已是傍晚时分。濠头圩镇，座落在沅江河畔的一个黄土岗上。四周山峦起伏，群峰连绵。虽说只有三、四十户人家，但在这偏僻的山区，可算得上是个中心小镇了。圩的北边，有一棵三人合抱的苦株树，高达数丈，枝茂叶繁，郁郁葱葱。这棵树就是濠头历史的见证：大革命时期，濠头农民运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当时的革命斗争会，就是在这棵树下召开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动派疯狂反扑，也是在这棵树上吊打农会干部、赤卫队员……苦株树啊，记下了这血海深仇！

朱德同志进圩后，立即命令部队布置岗哨，封锁消息，然后带领战士们在离村约三百米的一所祠堂住下来。朱德同志住在祠堂后面的一间小角屋里。

乡亲们听说革命军进了圩，纷纷从屋里跑出来，忙着送茶送水，热烈欢迎。听说朱司令也来了，都想见见。但是，谁是朱司令呢？只见这些战士个个衣着一样，艰苦朴素，和蔼可亲，看不出谁是官谁是兵。他们只好去问一位小战士。那位战士笑了笑，指着前面说：“那不就是朱司令！”

乡亲们顺着小战士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老伙头，身穿灰布军装，脚蹬草鞋，腰系围裙，肩挑水桶，从苦株树下迈步走来。“啊，他就是朱司令！”顿时，乡亲们欢喜雀跃，一涌向前，将朱德同志团团围住，用惊奇的眼光打量这位革命的领导人。朱德同志急忙将水桶转给提篮洗菜的警卫员，热情地向乡亲们打招呼。

晚饭后，朱德同志请了郭大爷等几个老乡到他房里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谈话结束后，朱德同志送郭大爷他们出门，外面繁星满天，万籁俱寂，已是深夜了。他回到室内，挑了挑灯花，开始思考着明天的行军计划。突然，村外“砰”地响了一枪，接

着炒豆般的枪声大作。朱德同志立即警觉地站了起来，拔出手枪，吹灭灯火，说了声“有情况”，便飞脚走出门外。战士们也都被枪声惊醒，一个个紧握枪杆，等待命令。

不一会，三个放哨的战士先后跑回来报告：大约有二、三百敌人向我们包围过来，情况十分紧急。朱德同志冷静地想了想，断定一定是本地的反动挨户团武装。他果断地指挥队伍，抢先占领了濠头圩的制高点。

果然不出所料，前来偷袭的正是驻扎在苦竹坳的挨户团匪兵。

原来，朱德同志带领部队路经濠头附近白袍村时，被伪乡长何曾智得知了。这家伙立即修书一封，派了乡丁火速送到了苦竹坳。

苦竹坳离濠头圩二十余里，那里驻有汝城挨户团两百多人，团长叫何其朗。这天，何匪正在与他的姘头吸大烟，乡丁一头撞了进来，慌慌张张地报告：“总爷，不……不好，朱德来……来了。”何匪一听“朱德”两字，立即命令：“快……快给我……撤！”乡丁心神稍定后，忙说朱德还在濠头，并连忙把信送上。

何其朗这才定下心来，把信拆开，只见上面写着：“贤弟，今有共党朱德率部来濠，兵仅五十，且武器短缺，请速出兵歼灭之。良机难逢，时不可失……愚兄曾智上。”何匪看罢，“嘿嘿”干笑了几声，便急忙要他的妻弟朱龙奴，带领两百多匪兵，沿着山沟，向濠头圩进发。

战斗打响了。我军战士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冲锋。匪徒们尝到了厉害，躲躲闪闪不敢向前。朱龙奴把喽啰兵臭骂了一顿，然后，力竭声嘶地叫道：“冲呀！谁抓到朱德，重重有赏！”喽啰兵分三路直往圩场冲上来了。

朱德同志镇定地分析了敌情，敌强我弱，不利正面交锋，而且任务没有完成，也不宜在此与敌纠缠，便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从敌人的间隙中向花木桥、埠头方向撤退。

战士们转移后，朱德同志正准备和警卫员撤退，十几个匪徒已冲进了祠堂。朱德同志立即带着警卫员侧身走进厨房。窗外透进点点星光，他机智地拿了一条平常帮厨用的围裙系在腰上，警卫员也迅速打开木箱，取出一个买菜的布袋，两人迈步就往外走。朱龙奴和几个匪兵迎面堵住了他们，杀气腾腾地喊道：“不准动！你们的司令在那里？”

“在后面。”朱德同志不慌不忙地用手往北指了指，那伙蠢猪式的匪兵便一蜂窝地朝北追去。可是，朱龙奴并不放心，他晃了晃手中的枪，恶狠狠地吼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伙夫头。”朱德同志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不紧不慢地回答。

朱龙奴眯缝着贼眼，仔细地向朱德同志打量：只见他身材高大，腰系围裙，一身破破烂烂，胡子老长，便骂道：“娘的，做饭的！”随即又指着警卫员，问道：“他呢？”

“同行的。”朱德同志神情镇定，目视警卫员，示意见机行动。“你布袋里装的什么？”朱龙奴进一步追问。“光洋。”警卫员一边回答，一边从布袋里抓出一把银元。朱龙奴转身来看，就在这一瞬间，朱德同志敏捷地拔出手枪照着朱龙奴的头上“砰”的一枪，这条恶贯满盈的何其朗的忠实走狗，连吭都没吭一声，便倒在地上。朱德同志和警卫员趁机折回厨房，打开窗子跳了出去，迅速地来到苦株树下，躲在高大的树身后。

战场上响着稀稀啦啦的枪声。圩南头的一股匪徒哇哇怪叫地又发起了冲锋，往北追去的敌人也折了回来。朱德同志一看这正

是指挥敌人互相攻击的好机会，便立即命令警卫员向南面追来的敌人投了几颗手榴弹，自己也迅速摘下一颗，向北面折回来的敌人投去。“轰轰”，手榴弹同时在敌人中间炸响了，两边的匪兵，果然互相对射起来。另外几个方向的敌人也赶忙参战，和对面的“敌人”干起来，黄豆黑豆一锅炒，可真热闹呢。

这时，原已突围出去的战士们和濠头革命群众集合起来，一看，不见了朱德同志，大家非常焦急，当即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朱德同志也趁机带着警卫员撤出圩场，与前来接应的战士会合。他们迅速整理了队伍，在敌人互相残杀的混战中悄悄地撤出了战斗。

匪兵们互相对打了一阵，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朱德和他的部队却连影子都不见了。恰好，挨户团团长何其朗神气十足地赶来督战，一见苦株树下匪尸遍地，气得两眼翻白，半晌说不出话来，只得收拾残部灰溜溜地滚回苦竹坳去了。这正是：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天已拂晓，东方出现了鱼白色，朱德同志带着战士们告别乡亲，迎着黎明的曙光又向汝城进发了。

（汝城县委宣传部）

送 马

一九二七年初冬的一天，朱德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在湘赣边境金子岭下的濠头圩宿营。

寂静的夜晚，在这群峰环绕的山村里，除了朱德同志和站岗的战士外，人们都静悄悄地进入了梦乡。

突然，一阵枪声，打破了山村的寂静，朱德同志的部队与前来偷袭的何其朗匪徒接上了火。

激烈的枪声，惊骇了一匹关在祠堂旁一间茅屋的战马。它高声地嘶鸣起来。一位小战士急了，赶忙把门打开，想牵出去，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却不料战马象箭离弦一样，飞也似地闯出门去了。

夜，伸手不见五指；马，不知去向。

天刚拂晓，大雾沉沉，整个苦竹排山被浓雾遮盖，一条弯曲狭窄的羊肠小道，向山中延伸。穿着破旧衣服的贫苦青年朱苦生，拿着一把柴刀，直往苦竹排山去砍柴。他走着，走着，突然，在交叉路口，发现有马蹄脚印，仔细一看，脚印是通往山垅里去的。他想，这是一条山里人砍柴、放牛的小路，又不能往别处去，谁骑马进垅呢？于是，他弓着背，用手慢慢地扒开茅草、树叶，细心地寻找了一阵，没有发现马匹返回的脚印。猛地，他想起昨天晚上，枪声把他惊醒后，听到门外得得得的急促的马蹄声。他躲在窗户边偷偷地往外看，从朦胧中隐隐地看见一匹马往野外奔去。

会不会就是那匹马闯到这里来了？不管怎样，还得看个究竟，便壮着胆子猫着腰向垅里走去。果然，一匹高大的枣红马站在悬崖下，还不时地仰头张望哩。他加快脚步走到马身旁，扯下汗巾，一边揩着马背上的露珠，一边寻思：“这匹马好象在那里见过？”他想了一阵，顿时，眉毛一展，记起昨天一支革命队伍来到濠头的情景：

已是黄昏时候了。一支队伍开进了圩场，就在圩南祠堂外的禾场坪上休息。这时，从队伍里走出一个高大的军人，这人牵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一会儿，前来欢迎的群众围满了禾坪。那军人把战马交给一位战士，满面笑容地与大家交谈起来，接着便给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号召贫苦人民起来跟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他那宏亮的声音，和蔼的态度，使人感到格外亲切。人们静静地听着，听着。旁边不知是谁问一位战士：“这讲话的是哪个？”

“朱德同志”。战士回答。

“他是你们的……”有人又问。

“是我们纵队的司令员。”战士轻声地说。

呵，“朱司令”，“朱司令”，……朱司令来到濠头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各个山村。为了亲眼看看这位革命的领导同志，有的人挤着身子往前移，有的踮起脚跟往前看，只见朱德同志身背山里人一样的斗笠，脚穿山里人一样的草鞋，他处处象我们山里人呵！那饱经革命风霜的脸庞，虽然显得有点消瘦，但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他背后的那匹战马，犹如钢筋铁骨，于朴朴风尘之中傲然伫立，引颈嘶鸣……

朱苦生想到这里，不禁欢欣地道：“对，就是它，就是它，这就是朱司令的战马。”他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揩干了马背上的

露水，牵着战马缓缓地往回走，边走边想：“朱司令为了我们穷苦人民，爬山过水，吃尽了千辛万苦。这匹战马也跟着朱司令走了多少路，立了多少功啊！朱司令一定喜爱这匹马的。可是，朱司令现在在哪里呢？”他停住了脚，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金子岭，象想起了什么，点了点头，然后牵着战马回到濠头圩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村里的人们看到他牵着一匹战马回来，感到十分惊奇，纷纷围了拢来，左瞧瞧，右看看，大家知道这是朱德同志的马后，连连称赞：“好马！好马！”有的说：“朱司令给我们留下了一匹宝马，会给我们带来幸福，要留着它。”有的说：“这是朱司令的战马，等到革命军回来，要送还给他们。”整个屋场热气腾腾，议论纷纷。唯独牵马的朱苦生一言不语，只忙着给马喂料，并拿着牛梳子不断地给马梳毛。他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

经过打听，他得知朱德同志果然是带领队伍到了金子岭脚的永丰。他高兴地跑回家里，赶紧吃完早饭，喂饱马，便牵着马顺小路往金子岭方向走去。他决定不走大路，他想，小路虽然没有大路好走，但路较近，来往人少，免得碰上土匪、乡丁那些乌龟王八蛋。他越走越急，越走越快，恨不得象悬岩上的山鹰，双翅一展，就会飞到目的地。

此时，朱德同志正在宿营地召开会议。他听到一位贫苦农民送回枣红马的报告后，便立即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苦生的手，激动地说：“同志，谢谢你，谢谢你。”并请苦生到屋里去坐。苦生呵，这位从小在苦水里长大，以砍柴为生的青年，平常耳里听到的是土匪的吆喝，乡丁的咒骂；身上挨的是土豪的皮鞭，国民党的枪托。他没有想到，革命军的首长，为了这点小事，会亲自来感谢他。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幸福的泪水湿润了眼眶。他看着

眼前这位慈祥和蔼的首长，似乎比金子岭还要高大，还要雄伟。时间不早了，他喝过朱德同志递来的茶，谢绝了首长留他住宿的盛情，就要告别了。朱司令见再三挽留不住，便要警卫员拿出两块银元塞在朱苦生的手里。苦生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说：“朱司令，你们为我们穷人吃了多少苦，我们做这一点点事情还不应该吗！”朱德同志恳切地说：“收下吧，这是我们感谢乡亲们的一点心意。”苦生无法推脱，他抚摸着银元，慢慢地走了出来。朱司令亲自送他到村口，还嘱咐他说：“回去告诉乡亲们，世界是要变的，穷人是要翻身的，我们是要回来的！”

次日，朱德同志骑着那匹高大的枣红马，率领部队又踏上了征途。

从此，人们望着那高高的金子岭，就想念着骑着高大战马的朱德同志。默默地祝愿他与毛委员一起，驰骋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指挥着千军万马，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

（汝城县委宣传部）

贈 匾

汝城，是湘粵贛边区一座古老的山城，位于南岭山系的群山环抱之中。清秀的浙水蜿蜒曲折，由南向北绕城而过。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汝城城头红旗飘扬，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可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土匪头子何其朗勾结军阀，进行疯狂反扑，汝城县城又落入反动派的魔掌之中。一时，虎头寨下，浙水河畔，天昏地暗，乌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一支队伍来到汝城。何其朗、胡凤璋匪军闻讯，早已逃之夭夭。工农革命军进城后，驻扎在城南津江村一带。朱德同志的指挥部就设在津江村的储能学校。在这期间，朱德同志除派人与滇军范石生谈判外，还在汝城召开了湘南粤北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制定了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暴动计划。朱德同志特别指出，要象毛委员一样，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领导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

为了打击汝城的反革命势力，重新掀起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刚到汝城的朱德同志，便亲自带领革命军，深入农村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宣传和发动群众。一天，朱德同志来到城关附近的西园村，准备在西园村的宗庙里召开贫苦群众会议。他进入宗庙厅堂后，看到厅堂上挂着一块黑色竖匾，上面是“陆军中将何其朗”

几个字，不由得怒火万丈。连忙召集西园村贫苦群众，了解这块匾的来历。

原来何其朗这个家伙，本是蹲山打抢的土匪。大革命的时候，他在广东一带混了几年，勾结了一帮国民党军阀，又在粤北收罗了一些流氓、地痞，拉起一支队伍，自己称了头头。马日事变后，他充当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名走卒，带领军阀部队攻打汝城，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屠杀革命人民，是一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剑子手。从此，他就成了汝城的“太上皇”，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吮吸人民血汗。他逼债，除了连本带利必须全部还清外，还要额外勒索几两烟土，没有烟就要钱，没有钱就抓人。汝城人民恨透了他，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荒剥皮”（“饿臭虫”的意思）。这个绰号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十分恼火。为了威慑人民，便煞费苦心想出个什么“中将”的名义，制了一块黑匾，挂在西园宗庙的大厅。挂匾那天，他站在石阶上，扬起文明棍朝匾指了指，杀气腾腾地说：“你们看看这块匾，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今后，谁要是再多嘴多舌，莫怪我何某不客气！”

朱德同志知道了这块匾的来历后，站起身来，向到会的贫苦群众说：威胁、恫吓、欺骗，这些都是反动派的惯技，他们就是靠这些东西来维持反动统治的。何其朗的这块匾，不过是一张吓人的老虎皮。你们想一想，世界上穷人要比富人多得多，为什么要受他们的压迫呢？就是因为他们有权有枪，只要天下穷苦人民团结一致，握成一个拳头，拿起枪杆子跟他们干，就不怕反动派，而且最后要消灭反动派！

朱德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纷纷要求要把黑匾砸烂。朱德同志便命令战士和群众一起，取下黑匾，几斧头就砸了。